



三千里江山

杨朔
著





三千里江山

杨朔著

(京)新登字 002 号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三千里江山/杨朔著. —北京:人民文学出版社,1998.12
ISBN 7-02-002546-3

I. 三… II. 杨… III. 长篇小说—中国—现代 IV. 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97)第 16970 号

I247.5
1181

责任编辑:杨 渡

人 民 文 学 出 版 社 出 版

(100705 北京朝内大街 166 号)

北京市隆昌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发行

字数 125 千字 开本 850×1168 毫米 1/32 印张 6.125 插页 3

1953 年 3 月北京第 1 版 1960 年 7 月北京第 3 版

1998 年 12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印数 1 5000

定价 10.30 元

几句表白

自从一九五〇年冬，中国人民志愿军来到朝鲜后，我们曾经多少次为他们所创造的功勋欢呼万岁。胜利自然鼓舞人，但更鼓舞人的却是那些各色各样创造胜利的英雄。一年多来，我几乎一直随着中国铁路工人组成的志愿军一起行动，见到许多人。这些人平平常常、朴朴实实，不失劳动人民的本色。但他们每人有每人的生活，每人有每人的家庭，每人有每人的来历。是什么力量促使我们的工人丢下就要结婚的爱人，参加了志愿军？撇下死而未葬的父亲，来到朝鲜？离开妻子、儿女以及和平的生活，投到最艰苦的战争里去？在他们灵魂深处，闪耀着一种光芒。这是种爱。他们爱祖国，爱人民，爱正义，爱和平。为了这种爱，他们牺牲了个人的幸福，个人的爱情……有些同志甚而献出自己最宝贵的生命。世界上还有比这种爱更伟大的吗？我想写的就是这种爱。

这是我这篇故事的经线。

还有条纬线。中朝人民在共同命运下，共同战斗里，年深日久用鲜血结成的生死交情，将要更发展，更牢固。

现在是一九五二年六月四日深夜三点，附近轰炸正紧。我住的朝鲜小茅屋震得乱摇乱晃，红光射进门缝。轰炸过后，我走出屋去。月色很静，远处一只布谷鸟不住叫着。正是插秧的季节，几天光景，满眼的水田都插齐了。什么暴力也破坏

不了我们的生活，什么工作都在正常进行着。我就在这种情况下里写完我的最后一个字。但我并没写出人物事情的万分之一啊！我写着写着，感到自豪，自豪于我们有这样的人民；我也苦恼，深深地苦恼，苦恼于我的笔太笨，表现不出我们人民的英雄性格。饶恕作者吧！是我损害了我们人民应有的光彩。

感谢曾经帮助我的同志，就让我把这本书献给我们所有的中国人民志愿军。

头

一九五〇年秋八月，北朝鲜一家庄户人的后墙根开着一
种花，一丛一丛的，花瓣是紫红色，类似玫瑰。秋令风露大，天
天早晨，那花瓣上挂满露水珠，顺着花须往下滴，新鲜透了。

一个不到十岁的小孩掐了枝花，跑着叫：“爷爷，爷爷，这
叫什么花？我怎么不认识？”

爷爷足有七十岁，胡子雪白，穿着件对襟白袍子，迎面结
着飘带，头上戴着顶黑色的“坎头”^①帽，看上去，倒像中国古
画上画的人物。老人背着手，慢慢笑道：“别说是你，连你妈也
叫不上花名来。这叫无穷花，四十年前，朝鲜遍地都是。”

小孩的妈妈是位性格温柔的阿志妈妮^②，手拿着铁耙，正
在当院晾着一堆黍子。黍子新割下来，有股青气，像是鱼腥。
听了老人的话，阿志妈妮柔声说：“记得先前我问过你老人家，
你也说不知道花名。”

老人勾起旧事，摇头叹气说：“嗨！先前怎么敢告诉你？
怕你们年轻人不知轻重，说漏了嘴，会送了命。”便念出首古老
的歌子：

① 坎头，朝鲜一种帽子，黑纱做的，古时封建官僚才能戴，现在一些老年人
也戴了。

② 阿志妈妮，朝鲜语，大嫂的意思。

有五千年悠久历史的
三千里锦绣江山，
无穷花开在东山
华丽的朝鲜。

原来朝鲜是个半岛，多山多水。著名的有五大江，六大山。五大江是鸭绿江，图们江，大同江，汉江，洛东江。六大山是白头山，金刚山，妙香山，智异山，太白山，汉拿山。古时候，朝鲜还是个封建王朝，曾经拿无穷花当国花。其实人民倒更喜欢春天漫山开的金达莱花。不过无穷花开得最旺，一个骨朵连一个骨朵，开起来没头，从六七月一直能开到秋末，长得又泼，随便掐一枝插到泥里，就活了，所以繁生得遍地都是。

二十世纪初，日本吞并了朝鲜，这个白衣民族从此便失去自由。日本凶手因为无穷花是那旧王朝的国花，见了就砍，私自种的还治罪，于是遍地的无穷花差不多砍的溜光，都当柴火烧了。

那小孙子听着爷爷这些不好懂的话，瞪着黑溜溜的小眼问：“砍光了怎么咱家还有？”

爷爷理着白胡子笑笑说：“就是这话呀。他们连花木都砍不完，还能灭了咱朝鲜！日本人不行，美国人也是做梦。这许多年来，你爷爷的心都磨硬了，不知见了多少好人一个倒了，一个又上去，跟日本人拚死拚活的！你爸爸就是一个。……”

老人说这话的当儿，美国凶手正从日本手里接过屠刀、踏着日本僵尸走过的死路，想从南朝鲜往北杀，哇哇叫着：“三天打到中国去！”

小孙子歪着头正出神，听见门外另一个小孩叫他的名字：

“将军呢！将军呢！”便咬着那枝花，跳跳蹦蹦跑了。

老人拄着拐杖，挪挪擦擦走出去，两条腿像木头一般硬，不大会打弯。秋季雨水勤，飘飘洒洒的，净连阴天，下得人浑身又湿又涩。今天好不容易碰上个晴天，满眼明晃晃的太阳光，特别干爽。老人变精神了，顺着脚往里委员会^①走，想去探听探听前线的消息，没进屋先听见里边又说又笑，又唱又乐。门口挤着堆人，踮着脚尖看热闹。屋里挤的人更多，满登登的，都是二十来岁的青年。炕当间放着几张小桌，摆满酒菜。里委员长^②蹲在桌子前，擎着酒盅，挨着个向大家敬酒，说些壮行的话。

小孙子将军呢从人群的大腿缝里钻出来，抱着爷爷的拐杖说：“爷爷，爷爷，我也要当兵去。”

爷爷说：“别胡缠！你还没有枪高，怎么能去？”

将军呢仰着又黑又亮的小脸问：“那么几时才让我去？”

爷爷笑着说：“等长大了就让你去。”

一群青年妇女堵在门口，拍着手笑。屋里有人喊一声：“为了三千里江山！……”门里门外都跟着喊，震得爷爷那颗老心乱颤，不知是什么滋味。爷爷活到七十岁，见的多了，今儿眼见这群好青年又要为朝鲜的自由去作战，不觉想起儿子，想起当年的日本人。这三千里江山已不再是孤零零的半岛，而是保卫人类和平的前哨。开遍整个江山的也不再是旧日王朝的无穷花，而是人类历史上万古长春的英雄花。

① 里委员会，相当于中国的村政府。

② 里委员长，相当于中国的村长。

第 一 段

花开两朵，各表一枝。且说那三千里江山的尽北头紧连着中国边境，中间隔着条鸭绿江，水又深又绿，流子又急，五冬六夏，水面激起一片波纹，碧粼粼的，好像鱼鳞。江上有座花栏大铁桥，横跨两岸，也跨在中朝人民的心坎上，把两国人民的生活连成一条链儿。北岸中国地面，离桥不远，住着家老铁路工人。这人叫姚长庚，四十左右岁，在铁路上干的有年数了。他有个老伴，还有个闺女，叫姚志兰，也在铁路上做事，当电话员。解放以前，姚长庚一直是个养路工。解放后，新来的局长武震见他为人耿直，懂的事多，又肯出力，一步一步往上提他，眼时提成工务段长了。

姚长庚是个久经风浪的人，多少年来，雨淋日晒，脸比石头还粗，眼像瞌睡似的，老麻搭着，轻易不笑。生人乍一见他，多半不喜欢他，私下会估量说：“这家伙，怎么这样倔？”一般熟人又是种看法，背后常常议论说：“要论人家姚大叔，老成持重，又有骨气，可是百里挑一。”

说他有骨气，是指着件事，他老婆姚大婶对人唠叨不止一次了。原来姚长庚上铁路前，靠着耍手艺吃饭，盖房子，当油漆匠，跳跳跼跼的，混过许多营生。早年伪满时候，他替日本人打夜班盖楼房，有个日本监工的性子恶，拿着把小锤，看谁不顺眼就是一锤子。正赶上六月天，大家脱光膀子，汗顺着脊梁往下直淌。姚长庚正和洋灰，打洋灰座。监工的见他满身

是汗，油光光的，故意往他身上扬沙子，还齜着牙笑。姚长庚发个狠，一铁锹把那家伙砸到洋灰座里，两铁板洋灰打到里边去了。

姚大婶瞎了只眼，人很善良，就是嘴碎，爱啰嗦，对着猫狗也说话。有时小鸡闯到屋里，她会抡着笤帚说：“谁请你来啦？出去！出去！”家里活一收拾干净，姚大婶时常带着针线活坐到门口，对着左邻右舍抱怨男人，抱怨闺女，说他爷俩怎么把她累坏了，实际是向人显弄她男人闺女好。

有一回姚大婶絮絮叨叨说：“你可说，叫我怎么好！昨下晚，她爹又熬到半夜才回家，饭也不正经吃，觉也不正经睡，日里夜里，家务事半点不问，身子长到段上去啦。……你没见，旧年冬天，一黑夜刮大风下大雪，人家正睡着，他扒着窗户眼一望，爬起来开开门走了，问他也不答应。后首才知道是怕铁路上雪太厚，火车出事，深更半夜领人扫雪去了。……你瞧他那古板样子，我跟他过了半辈子，没听他说过一句玩笑话。去年秋里有一天，可倒怪，一进门笑嘻嘻的，嘴都闭不死了。我心里奇怪：他在哪迎上喜神啦？不用问，人家说开啦：‘今儿是怎么回事，见了你，就像初娶媳妇那样，从心眼里往外高兴。’想不到他那天入了共产党。你看看，共产党一来，怎么人都像脱胎换骨似的，变了个样？”

邻居一位嫂子听了说：“大婶，你也算有福。于今大叔是熬出头了，又有个好姑娘，能写会算的，过几天一办喜事，请等着抱外孙吧。”

姚大婶听人夸奖闺女，心都开了花，故意装出厌烦样子，皱着眉说：“罢呀，有什么福好享？有个豆腐。不知哪辈子该

下她的，折磨死人了。一个大闺女家，不说在家里学个针头线脑的，天天跟她爹一样去上班，这也罢了，谁知又交上个朋友，闹起自由来了。于今时兴这个嘛，咱老脑筋，看不惯也得看。这不是，眼看要出门子了，连针线都拿不起来，还得我给她操劳着赶嫁妆，不对心事还挑眼，累死也不讨好！”

姚长庚夫妇原本有两个儿子，都没了，剩下个女儿，拿着像眼珠子一样宝贝。姚志兰今年十八岁了，长得细挑挑的，两只眼睛水灵灵的，双眼皮，脖子后扎两根小辫，好像一枝刚出水的荷花。就是有一宗，她妈骂她是书虫子。天天下班，总要从图书馆借回本书，趴在床上看，叫她吃饭也不动弹。看着看着，一个人会嗤嗤笑起来，有时眼圈一红，又掉泪。

姚大婶生怕闺女看些邪魔歪道的小唱本，发急说：“哎哟，这孩子可疯啦！你看的是些什么玩意？”

姚志兰把书面一翻：是《刘胡兰》。她看到刘胡兰临刑那一场，又兴奋，又难受，心想：“人家刘胡兰是人，我也是人，人家能那样，我就不能那样么？人在世，不是为人嘛，怎么不能做点事？”从此处处拿刘胡兰做榜样。

姚志兰的爱人叫吴天宝，是在职工夜校认识的。两人不像爱人，倒像竞赛的对手。一个是电话员，一个是火车司机；一个是青年团员，另一个也是团员。你的工作好，我想更好；你学习跑到头里，我也不甘心落后。两人时常也笑笑闹闹的，拿着真话当玩话说。

姚志兰会拿食指按着嘴唇，瞟着吴天宝说：“咱怎么敢跟人家比呢？人家是火车头，咱得向人家看齐。”

吴天宝就要眯着眼笑起来：“好，好，不用斗嘴，不服气咱

就赛赛。”

姚大婶刚见吴天宝那天，有点不中意。你看他个头多矮，又黑，帽檐底下蓬着撮头发，像只八哥。脸色倒鲜亮，喜眉笑眼的。可怎么那样顽皮，不是吹口哨，就是笑——有什么乐头？吴天宝人小，器量可大，看出姚大婶气色不善，也不介意，还是说呀笑的，到底把姚大婶引乐了。

姚志兰松口气说：“妈，午饭吃什么？留他吃饺子好不好？”

吴天宝插嘴说：“包饺子我会擀皮，管保比脚末跟老鞑皮还厚。”

姚大婶笑道：“罢呀，你是客，坐着喝水吧。”

姚志兰嗤地笑了：“他那人，还闲得住？叫他劈棒子好啦。”

吴天宝说：“我又不是盐店掌柜的，谁当咸(闲)人？”说着把蓝制服一脱，抡到炕上，挽起袖子，蹲到灶火坑边劈木头，一面劈一面打着口哨。

姚大婶调面，望着吴天宝寻思说：“这孩子，灵灵俏俏的，倒有意思。人也不藏假，就是那一汪子清水，一眼看到底。”心里有意，嘴里就问东问西，拿话套问吴天宝的身世根底。

吴天宝朝姚志兰挤了挤眼，意思说：“你妈相女婿啦。”一面笑着说：“大婶，你问我的来历么？我这人有鼻子有眼，可不简单。一下生就不缠娘，三岁离开爹爹，风吹雨打，不知怎么就长大了。”

姚志兰用手背掩着嘴笑道：“你就会瞎练贫，一句正经话没有。”

吴天宝说：“这不是正经话是什么？爹娘一死，我住的是黄连寺，吃的是曲麻菜，喝的是梔子水，三伏天，蚊子跳蚤都不叮我，嫌我的肉苦。”

姚志兰翻了他一眼说：“你听听，这个贫嘴。明明是苦事，他当玩话说。你为什么不知道愁呢？”

吴天宝说：“愁？过去受那些王八兔子鳖犊子气，我恨都恨不过来呢，还愁？要愁早愁死了。于今天下变了，日子好了，我也想愁愁，可是愁什么呢？你告诉告诉我吧，我也好学着点。”

姚大婶笑起来道：“这孩子，有你在旁边，木头人也逗活了，谁还会愁？柴火劈的也够了，你要不累，穿上衣裳，到街北头小铺打几两香油来，咱好拌馅。”

吴天宝撂下斧子，拍打拍打手，抓起制服往身上一披，忽然叫道：“坏了，一件重要东西丢啦！”急得满口袋乱摸。

姚志兰问道：“什么好宝贝？左不过是那个破口琴，整天呜呜啦啦吹，讨厌死了。”

吴天宝乱摇着头，也不搭腔。姚志兰看了看他，捂着嘴笑道：“妈，你看他穿的谁的衣裳？”

吴天宝低头一看，衣裳又长又大，原来穿错了姚长庚的，连忙换回自己那件，伸手掏出只口琴，又掏出本日记，里边夹着张画片，五颜六色，挺好看的。

姚大婶一瘪嘴说：“我当是什么重要东西呢。”

吴天宝把画片送到姚大婶眼前说：“你看看，这是什么？这是毛主席的像片啊。不亏了他，你还想吃饺子，喝西北风去吧。”

姚志兰想拿过去细看一看，吓得吴天宝往后一闪说：“你一看，就没我的了。”赶紧合上本子，笑着藏到口袋里去。

从此吴天宝每逢跑车跑到这儿，必定到姚志兰家里来。一来便挑水扫院子，事事上心。他为人手脚灵俏，眼精手快，一会儿忙乎完，就要一跳坐到桌子边上，悠荡着两只短腿，吹起口琴来。但他有点怕姚长庚。有时正吹着，只要姚长庚在门口一咳嗽，他舌头一伸，出溜地溜下来，也不大敢闹了。

姚志兰曾经笑着问道：“我爹也不打人，不骂人，也不闹脾气，你怎么见了他就拘拘束束的，舌头好像短了半截子？”

吴天宝搔搔后脑瓜子笑道：“你那爹呀，可是俗话说的，铁板钉钢钉，硬到家啦。谁有点错处，拿起来就说，一点不留情。”

姚大婶说：“理他呢。他就是那么个脾性，一不高兴，挂着个脸，整天不说话，待人心眼可实落。晌午没吃干粮，不饿啊？做点点心你们吃吧。”

姚志兰皱着眉头笑道：“你看你，妈！人家刚吃饭，又问吃不吃东西，一天不定问几遍，要把人家撑死不成？”

姚大婶生气说：“问问又不好！不在我眼前也罢了，在我眼前，可不能让你们饿着。”

说实在话，姚大婶一天到晚，心里就是惦着闺女。闺女的亲事，她比谁都急。吴天宝那孩子没爹没娘，处处又对她的意，将来闺女过了门，还不是住在一块儿？这一点最对她的心事。于是紧张罗着替他俩订了亲，又对吴天宝说：“我姑娘也快二十了，还能老养着？结了婚，我闺女也有个奔头。”

姚志兰不愿意，姚大婶背地数落女儿说：“我们做姑娘时，

只盼嫁个好女婿，有个靠头。你可倒好，心一飞飞到天上，净想些什么？”

架不住姚大婶天天啰嗦，到底把女儿女婿说活心了，便择定十一月七号结婚。那天是苏联十月革命节，吴天包的包车组正往十五万安全公里跑，那时候也该完成记录了。

姚大婶扳着指头一算，剩不到两个月，便忙得昏天黑地，替闺女办嫁妆。割布，买绦子，缝衣裳，做被卧，又怕女儿不中意花色，样样逼着女儿亲自过目。姚长庚段上事忙，天天戴着星星才回家，老婆也要连汤带水，啰里啰嗦，一样一样告诉他，还要抱怨说：“我一个瞎婆子，心里又没数，你当爹爹的，也不管管，光靠我自己怎么行？”

姚长庚麻搭着眼皮，也不响，说多了，拔起腿走出去，自言自语说：“就是嘴碎！”

老婆一气，对着姚长庚的后影说：“你往哪去？闺女也不光是我的闺女，丢脸丢你的脸！你不管，我也不管！”说着盘起腿，拿起剪子，嘟嘟囔囔又裁嫁衣去了。

第 二 段

节气交了立冬，鸭绿江上见了霜。喜事一天一天逼到跟前，姚大婶更忙了，天天活像个陀螺，滴溜滴溜乱转。讨厌的是死美国鬼子，简直存心捣乱。姚大婶时常觉得耳朵一鼓一鼓的，有点震动。黑夜朝江南岸一望，天边影影绰绰透出片红光，都说是炮火，看样子，敌人是逼到中国大门口了。鸭绿江

上空三日两头出现美国飞机，打着盘旋，飞得贼低，好不好就扫上一梭子，丢下一串炸弹。

人们清清楚楚看出局势的严重。说不定今天明天，他们辛辛苦苦建设的工厂、学校、住宅、商店会落上炸弹，炸成灰烬；他们家庭骨肉的生命财产会受到危害，葬送到敌人血淋淋的魔手里去。炮火逼到中国大门口，也逼到每人家门口。工人、学生、商人，只得忍着痛，离开他们一手经营的城市。城市空了。原先最热闹的道路，两边商店都关了门，半天不见一个人。一到天黑，全市漆黑一片，再不见往日的繁华灯火了。

姚大婶有点发慌，更急着嫁出闺女去。早一天嫁出去，早一天省心。姚长庚的行事越发叫姚大婶不趁心。这些日子是什么鬼缠住男人，夜夜要熬到黑灯下火才回来。有时干脆在外头隔宿，害得姚大婶等一夜门子。第二天见了面，姚大婶本想吵几句，一见男人的脸色黑沉沉的，好像老阴天，便背着脸悄悄咕哝说：“谁惹你啦！”

姚长庚满肚子心事，憋得透不出气来。风声这样紧，他眼睛看的，耳朵听的，没一件不叫人气愤，时刻像揪心一样想：“难道说我们就这样任凭人搓弄么？”

细想起来，他半辈子不是风，就是雨，不是血，就是泪，才过了几天好日子。这几年，好不容易抬起头，他起早爬晚，操心受累，从来没松劲。他明白：每一锹土，每一把力气，不为别的，都是为建设劳动人民的好生活。生活才开头，谁能坐着让人毁坏自己的建设呢？

姚长庚段上顶要紧的是鸭绿江桥。他得好好看守着桥，特意挑选了批人，在桥上临时编了个党的小组，日夜巡逻，自

己也一天去几趟，亲自掌握。这时可巧接到分局工会的号召，要大伙编土篮子，编大筐子，好送到朝鲜，援助朝鲜铁路工人抢修线路。这就更对他的心思。他亲自带人上山割荆条子，黑夜空闲，领着头编筐子。他那两只大手看起来又粗又硬，手背的青筋暴起多高，十根指头却像绣花针一样灵巧，编得又快又好。工人们围着他坐了一屋，都跟他学。姚长庚的兴致变得特别高，一面编，一面麻搭着眼皮，给大伙讲些早先年关东山挖参、打熊瞎子的故事。

姚长庚在段上天天这样，从来没给老婆透进一句话。告诉老婆做什么？男子汉要像个男子汉，老婆算什么，还能绑到老婆的裤腰带上！

对女儿就不一样了。姚长庚爱女儿，有东西分给女儿吃，一天不定望女儿几眼。可是从小到大，他没摸过女儿的头，没对女儿说过一句体贴话。姚大婶有时恨得咕哝说：“这个人，心是石头做的，没点情义！”其实姚长庚的心有血有肉，只是不愿意掏给人看。一个男人家，做什么婆婆妈妈的，做出些温情蜜意，也不怕难为情？他把他的欢喜，他的痛苦，都藏到心里去，从来不露。

女儿近几天的神情挺不对头。这丫头是怎么回事，懒懒散散的，动不动发烦？书也看不下去，常常孤零零地坐在一边，擎着书出神。有时拿眼望她爹她妈，像是有话要说，姚长庚一瞅她，她又低下头，假装看书。

姚大婶三番两次问女儿道：“你觉着怎么样？是不是不自在？怎么饭吃得也不香？”一面伸手去摸女儿的头。

姚志兰一甩脑袋，怪不耐烦说：“谁不自在？人家不想吃，